

李德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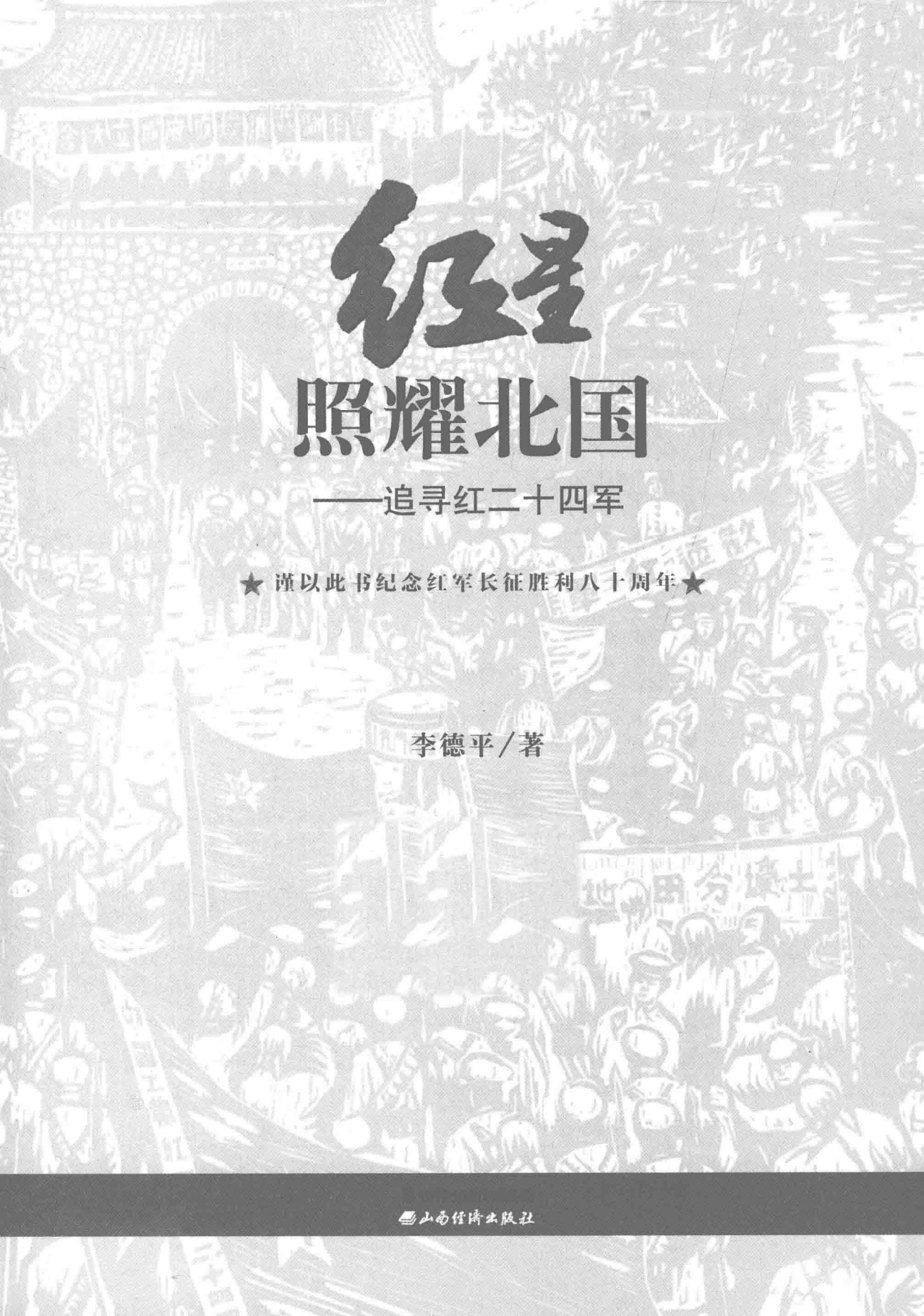
红星

照耀北国

Hongxing Zhaoyao Beiguo

——追寻红二十四军

★ 谨以此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



红星 照耀北国

——追寻红二十四军

★ 谨以此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

李德平/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 / 李德平著. —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77-0010-2

I. ①红…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工农红国 - 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3045 号

红星照耀北国：追寻红二十四军

著 者：李德平
出 版 人：孙志勇
出版策划：张宝东
责任编辑：任 冰
助理责编：熊汉宗
复 审：李春梅
终 审：张宝东
装帧设计：阎宏睿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133(市场部)
0351-4922085(总编室)
E-mail：scb@sxjjcb.com(市场部)
zbs@sxjjcb.com(总编室)
网 址：www.sxjj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321 千字
版 次：2016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77-0010-2
定 价：41.80 元

自序 / 总有一束光把路照亮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媒体人陈虬的这句话，常常让我想起九十多年前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老一辈共产党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历史曾经如此光荣而悲壮地走过。

在全民奋进、实现“中国梦”的路上，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曾经筚路蓝缕，在血雨腥风中走过的艰难道路，以期走得更远。于是，我想起了自己曾经还做过这样一个选题——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八十多年前的往事，在“寻路中国”的道路上，再一次浮现心头。

1931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位于山西平定县的国民党正太护路军第一师高桂滋部发动起义，次日行至盂县清城村创建了北方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然后在河北阜平成立了华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被当时报纸称为“北方之朱（朱德）毛（毛泽东）”，震动全国。在国民党军队多方围剿下，红二十四军转战晋北、内蒙古、陕北一带，不断宣传扩大，星火燎原，最后由于势单力孤兵败陕北。

红二十四军的历史是一段悲壮的历史，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它的创建及武装革命，对陕北红军的成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红二十四军也因此被红军研究专家亲切地誉为“陕北红军之根”。

为了搞清楚红二十四军的来龙去脉，2011年5月，我与几位同事踏上了历时三个月的“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旅程，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古、北京、宁夏、甘肃七省（市、自治区）实地走访调研，行程一万四千多公里，追寻到多位红二十四军后人，掌握了书信、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从实地调查到资料搜集，前后历时四年。

三个月的外出采访，打乱了全年的工作计划。当我从那些偏僻的穷山深沟、大漠青山中走出来，重新面对都市的男男女女的时候，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在最初的半个月里，做什么也提不起劲，做梦都是沉重的。红二十四军那些曾经火热的年轻人，像影子一样纠缠着睡梦中的自己。我被那些如火奔突的灵魂纠缠着，找不到解脱的出路。

面对八十多年前的旧时光和扑朔迷离的历史，面对那些为信念和理想而一个个消失的年轻躯体，以及奉献革命、戎马一生而在后来的历史风暴中躲闪不及的“误会”，还有那

些无限风光背后，身份从军长到农民的巨大落差……你实在难以走出八十年前那沉重的人世沧桑。

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当我从陕北苍茫的黄土高原回到城市，觉得与火热的当下生活相互疏离，被世界完全抛弃。世界不需要我，朝九晚五的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远离了我。它们像厚厚的城墙一样，把我阻挡在寂寞的城外。

走进今天年轻人的内心世界十分困难，走进八十多年前的生活场景和红军战士的内心世界更非易事。在追寻红二十四军的道路上，我一直被自己最初的想法折磨着：“这是一群什么样的年轻人？他们的事业与我们的当下生活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理解历史，首先需要知道真实的历史。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别人提供的所谓“正确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着离谱、可笑的猜测与论断。

红二十四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它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惨败，更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非人类”。保持着凡人的烟火气息，也有着骨肉亲情与世俗的情感。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有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事实上呢？一些人研究历史，如同林语堂写《苏东坡传》，帮助苏东坡骂王安石，把历史资料往自己要的观点上生搬硬套，把历史像小姑娘一样随自己的意图涂脂抹粉、古怪打扮，这实在是要不得的，也不是严谨治学治史的态度。对历史需要充满温情与敬意，但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没有自己的判断，没有多元的声音，我们所谓的敬意又从何而来？

关于“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的采访，一些人想当然地理解为“采风”。因为在当下，所谓的“采风”，实在是一件见怪不怪、优哉游哉的美差。然而对于我们，事实并非如此。《红星照耀北国》一书的写作，采用了实证考察与史料佐证相结合的方式，一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出力未必讨好的工作。累，自然不在话下。

好在，终于结束了。没有半途而废。完成了就是最好的。因为挑战无处不在。

采访完回到熟悉的城市，没有了当初离开时的激情，有的只是流水一样的日子与波澜不惊的平淡。它或许从此改变了我对世界、人生的一些看法，或许改变了我的生存、生活方式。这些都有可能。关于红二十四军，有很多话要说，但又不知道具体从何讲起，有的只是大雪无痕般的混沌与茫然。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次追寻活动取得了一些突破，就是在原有“平定起义——孟县成立——阜平建政”（我把它概括为“三段论”）的基础上，把红二十四军的历史延伸到晋北、陕北，丰富了历史，同时拓宽了打量历史的视角，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回顾、还原红二十四军从平定起义、孟县创建、阜平建政、晋北扩红到陕北苦战直至失败的全过程，为山西红色文化书写了新的一页。

在写作中,如果说刚开始还是为了探寻历史真相的话,那么后来我更看重的是个人在历史和时代中的情怀与命运。牛清明后人取名的红色情结,蒲子华家人与高桂滋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万延祯寻父的坎坷遭遇,窦时寻、窦继寻的子承父业……这些看似矛盾而凌乱的细节背后,是一代革命人义无反顾追寻幸福理想的赤子情怀!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张纸撕碎以后,每一片碎屑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和意义。“船完全被撞破之后 / 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 / 每块零散的木板 / 将永远漂浮在海上。”(根子《白洋淀》)。经过八十多年时光的零敲碎打,很多往事早已沉没在岁月深处。《红星照耀北国》一书的创作,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走访打捞、倾情书写,捕捉历史的细节,告诉公众历史的本来面目,竭力把红二十四军重新还原,复活八十多年前红二十四军那段悲壮激烈的北国往事以及红二十四军战士的不屈风骨和时代精神。

历史并不如烟,也从未走远,我坚信,总有一束光会把路照亮。在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红星照耀北国》一书的推出可谓正逢其时。愿大家能够通过阅读这本书,理解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人的信念追求。若当如此,我心足矣!

目 录

自序：总有一束光把路照亮 /1

第一章：平定兵变 /1

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倒蒋”失败的高桂滋部正太护路军第一师驻扎在山西平定县。跟随高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在中共山西特委领导下，爆发了震惊华北的“平定起义”。从此，中国北方工农武装革命掀起新的序幕。

兵戈之兆 /2

红二十四军之谜 /5

高桂滋部坐在火山口上 /10

山雨欲来风满楼 /22

郝富根评说平定兵变 /27

“那天我为红军引路” /36

一则逸闻 /42

工人暴动悬疑种种 /44

第二章：孟县寻踪 /47

1931年7月5日，北方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在孟县清城村成立。八十多年后，这段鲜活的往事依然扎根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在这些貌似荒诞不经的话语和支离破碎的民间记忆中，一支纪律严明、行军有序的红军队伍神奇“复活”。

流散民间的战争记忆 /48

“说起崔达道，地球人都知道” /51

清城记忆 /54

军旗传奇 /58

一点推测 /60

兵变歌 /64

经白土坡到东会里、交口 /69

徐峪沟之行了无收获 /71

赵黑：我亲眼看见了“逃兵” /73

东麻河驿的惊喜 /75

椿树底百岁老人忆当年 /78

第三章：阜平建政 /81

柏兰一战，红二十四军大获全胜。面对山西五台重兵防守的实际情况，红二十四军调整策略，向河北阜平进发，并在此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分粮扩红。红二十四军的行为，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一场“假投降”的奸计正在向年轻的红二十四军布局展开。被敌杀害的军长赫光因为化名问题，在数十年的光阴里成为故乡亲人的谜团。

柏兰之战 /82

穿越黑山关 /85

“会说五台话，能把洋刀挎” /87

灵寿县上演“一幕笑剧” /90

红军进驻阜平城 /92

苏维埃政府诞生 /95

一段小插曲 /100

库区无声忆雄一 /103

赫光殉难法华村 /110

赫光前传 /114

万延祯寻父记 /120

烈士身后事 /133

深山里面出马列 /136

王德奇:当年我们找到了牛曦 /139

第四章:塞北苦战 /141

撤离阜平后,红二十四军转战晋北,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战斗不止、生生不息,一路宣传扩红,在三晋大地播撒下红色革命的火种。八十多年后,当年的阜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儿子牛曦向我们提供珍贵史料,于是一个个细节在扑朔迷离的历史中如“剥洋葱”般渐次呈现。

龙泉关迷思 /142

平型关下的沉思 /144

红军过处播火种 /146

寻找牛曦 /150

娃娃县长 /152

《破晓风云》是本什么书? /156

红二十四军与共产国际有关吗? /160

杨继雄是谁? /163

红二十四军在右玉 /169

第五章:红动陕北 /171

面对围堵绞杀,红二十四军强渡黄河,转战陕北,在草原荒漠地带与傅作义、井岳秀部展开激战。由于孤军奋战、脱离群众,最后兵败陕北。红二十四军虽然失败,但它所从事的事业却把对手征服了,为此它被陕北红军研究专家亲切地称为“陕北红军之根”。

八百将士过黄河 /172

兵不血刃进木瓜 /177

重兵夹击,兵分三路 /179

突围途中,军纪亦严明	/181
扑朔迷离的两岔河	/184
再图府谷,为时已晚	/187
两岔河现身	/189
激烈枪声传至石板太	/192
塞上血影	/195
兴隆山上父子重逢	/200
从副军长到农民	/207
他是不是杨继雄?	/219
寻找齐渭川	/221
缴械收编	/225
“东山惨案”	/229
惨败之后	/232
不屈的柠条	/235
返回太原	/242
陕北红军之根	/246
后记 /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55
附录 / 主要参考资料	/257

平定兵变

红星照耀北国

/ 追 寻 红 二 十 四 军 / 第一章

兵戈之兆

1931年的北方小城平定，夏天天气与现在没有什么两样。上午还是艳阳高照，晃得人睁不开眼睛，行人一个个像烈日下的瓜蔓，蔫蔫的，无精打采地穿过阳春楼下的城门洞。几只背上有着黄斑的笨狗，躲在树荫下吐着舌头。

天气说变就变，晌午时分，一阵雷声过后，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间或夹杂着狂风，刚才还无精打采的人们迅疾打起精神，赶快跑了起来，狼狈中有着一种莫名的兴奋。

谁知道，这雨来得快，停得也快。不到半个小时，风停雨住，绿叶已洗，大地一片干干净净，到处散发着泥土的清香，滴滴答答的屋檐水滴零碎地敲击着本地名门望族黄府高宅大院的石质地面，也滴落在贫民陋檐的泥地上。

平定史称“文献名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耕读立业的传统。从隋唐科举取士以来，这里共出过进士108名，名列三晋第七，可谓人才辈出。【《山西历代进士题名录》，王欣欣编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祖辈因袭，离县城不远的“冠山书院”成为农夫墨客香火朝拜的地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庙会期间，这里更是人流如织。

17岁的光侗在平定中学上学，这时正值放了暑假，在家里帮助家人种地务农，看着地里结下的倭瓜，他的心里满是欣喜。久旱逢甘霖，金榜题名时，这都是人生快事。对于还是中学生的光侗来说，升学功名还是以后的事情，喜的是这一后晌的雷雨。因为家里播种下的赶茬谷没有出齐苗，需要雨后补栽。雨过天晴，趁着凉快，他随着叔叔去地里补栽了一段时间的谷苗。【《平定历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36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暑气炎炎，令人煎熬难受。但一场不期而遇的阵雨，洗去了人们的喧嚣和烦躁。掌灯时分，县城内依然有黄发小儿断断续续吟诵诗书；穿城而过的河流两岸，不时有青蛙在草丛中呱呱鸣唱，显得这个夏夜如此宁静。

宁静的夏夜被一阵踏步声打破，伴随着的是狐假虎威、吆五喝六的士兵声音。在长枪的警告和士兵的粗口声中，街头的狗把哽在喉咙中的声音蜷缩了回去。从圣庙到县城街上的黄府距离并不远，又赶上星期六放假休息，师长高桂滋到北京为父亲祝寿，所以一些

官兵在黄府老爷黄守渊的邀约下如期而至。

作为山西争矿运动的最早发起人、平定争矿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黄守渊,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名望。1931年7月5日是他的七十大寿。根据当地风俗,生日的头一天晚上,有威望的人家都要放炮“接寿”。【黄守渊(1861—1937),字铸卿,平定城关学门街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曾任山西沁源县知县,1895年春,在原山西巡抚胡聘之支持下,独树一帜,高瞻远瞩,捍阖护矿,与族兄黄世芬及平定士绅张士林、李蓉田、李毓蕙、张诚、池庄、刘焕斗、赵熙廷、廉士升最初共同发起平定保矿斗争,策划组织成立保艾会、固本会,后来又创建平定矿产分会,亲拟章程,出资万余元以助会。并联络在京供职的晋籍官员与留日的同乡好友冯司直(字振邦,号天昉)、陆近礼(字恭斋)等共同参与,继而转升为争矿运动,经过三年的不懈斗争,直至取得胜利。1908年出任保晋公司石家庄公司经理,1911年5月被选为山西咨议局议员,1918年当选山西省议会议员。】听着黄府隐约的炮仗炸裂声,19岁的“谦亨吉钱庄”店员张钰躺在床上,莫名想起白天的事情。

1930年8月间,高桂滋的国民党正太护路军第一师驻扎平定城,不知不觉至今已近一年,这是当地家喻户晓的事情,不足为奇。部队官兵与钱庄的借贷往还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上午发生在钱庄的一幕还是令张钰颇感蹊跷。

上午(1931年7月4日),高桂滋部的一个文职官员,突然将在钱庄长期存放、一直未动的三十元银洋一下子全部取走。位于西门里的“谦亨吉钱庄”,是县城里一家规模不小的钱庄,存款、取款完全自由。当时张钰和其他店员也并不介意,但事后想来,张钰认为与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许并非无关,因为那个存钱的文职官员后来再也没有见面。【《平定历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37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与此同时,十字街头卖“漂抿曲”(当地一种面食小吃)的一位摊主也碰到了一件令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1931年的古州平定,拜晋商余脉所赐,商业已是十分繁荣,每当酷热夏夜,十字街头总有许多市民设摊卖饭,其中卖“漂抿曲”的撒摊最晚,要到十一二点才能打烊收摊。7月4日晚上,还没到收摊的时候,便有一个当兵的人走过来对他说:“今晚有事,你们快收拾回去吧!”摊主虽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考虑到高桂滋官兵在本地的一贯作风,不敢再问,决计迅疾收摊回家。谁知收拾好厨具设备刚回到家,不多一会儿就听到了城隍庙里的枪声。【《平定历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38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20岁的毛头小伙子赵晋亨也听东关三官庙开店的寡妇说起一件奇怪的事情。寡妇有个十几岁的小孩,下午小孩出门玩耍,见店后菜地里支起了枪,还有兵叫他回家后不要出门,说是要打仗了。士兵的话让寡妇的儿子一头雾水,不知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平定历

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39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22岁的袁广茂在县城内的“天顺兴”门市店做裁缝,店内断不了有一些军官来做衣服,士兵也断不了进来看看。这些官兵之间的闲谈,虽然自己作为裁缝不便插嘴,但还是有一些话落在耳朵里。

七八天前,据说高桂滋部第一团的医官翟焕章给他们的王守义团长相了一次面,意思是叫王团长出去躲避躲避,否则七日内外要有“意外之灾”。王团长半信半疑地藏在水瓮里,天天由老婆送饭,躲在里面不愿出来。

两三天前,有两个士兵到“天顺兴”柜上闲谈。一个问:“手续都准备好了吗?”一个答:“也差不多了。”袁广茂后来才知道他们指的“手续”是在“万元书店”印传单的事情,是在打暗语。

7月4日上午,一团万锡绂连长到柜上来取一条裤子,说是没有带钱。袁广茂叫他先拿走裤子,钱靠后再说。万锡绂说:“明早一准捎来!”稍停又补上一句,“不行!最迟今天下午一定还!”说罢就走了。谁知,这一走,袁广茂再也没有见到万连长的下落。【《平定历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34-35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13岁的裴润田,正在高小读书,7月4日放学回家后,听到王姓邻居说过一件“天上掉馅饼”的美事。这天上午,这位街上做买卖的王姓邻居所开的店铺,以及他周围同行的店铺内,所有干电池、手电筒销售一空,白毛巾也都卖光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的“奢侈品”被抢购一空,王姓邻居的欢喜溢于言表,逢人便说。

因为午后下过一场雨,溽热的夏天变得宁谧惬意。在家里做完作业的裴润田,睡在炕上还在想算术题,就听见城隍庙里枪响了。当时,裴润田的父亲刚从街上回来,对他说:“不好,今晚要出事!”还说看见城隍庙里升起了两颗信号弹。【《平定历史资料第一辑·平定武装起义(革命兵变)专辑》第42-43页,平定县志办公室,1980年8月编印。】

对于裴润田一家来说,并不知道这两颗信号弹意味着什么。然而,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上轰轰烈烈的一幕已经拉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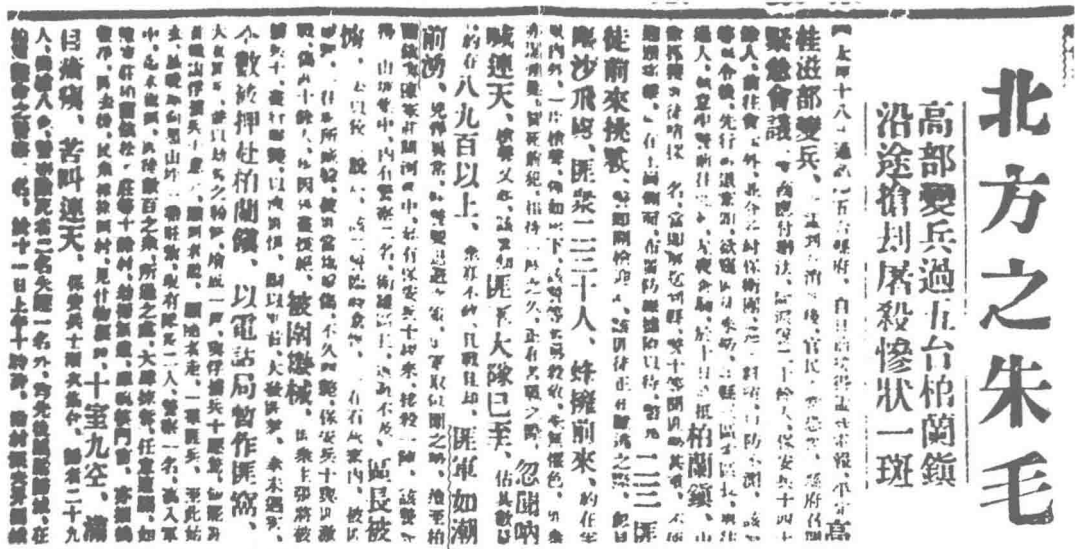
红二十四军之谜

1931年7月4日夜,两颗信号弹射向北方小城平定雨后的天幕,从而在阳泉这片后来成为“百团大战”主战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建的第一座城市的热土上,诞生了北方的第一支工农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其后在河北阜平成立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

作为中共山西特委在土地革命时期直接领导组织创建的红军队伍,红二十四军在太行山燃起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成为党在北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和尝试,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

红二十四军的成立,使国民党当局惊惶万状。天津《益世报》面对红二十四军的浩荡声势,祭出了自己的言论利器,在随后的持续跟进报道和社论中,将红二十四军喻为“北方之朱毛”,“候其羽翼养成”,“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天津《益世报》1931年7月8日第2版,7月21日第4版。】

然而,这支中国北方第一支工农红军正规军,却在时间的长河里湮没无闻,或者以浮



天津《益世报》对红二十四军的报道

光掠影、支离破碎的形态出现在地方党史文献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支在《红军发展史》中仅仅记载了600余字的部队，长期以来像谜一样诱惑着人们。

这是一支怎样的队伍？在20世纪30年代北中国的土地上，红二十四军与青天白日旗下的其他军队有何不同？从平定起义到盂县清城，五六个小时能够到达吗？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行军速度？为什么红二十四军选择在河北阜平成立苏维埃政府，而不是山西的盂县、五台或者河北平山？短暂的行军过程中它给沿途老百姓留下了什么印象？它是如何开展宣传、组织、学习、教育、扩军的，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策略上有何特征？它与后来闻名遐迩的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洗礼最终到达陕北的红军有何联系？对于中国工农武装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它因何诞生而又最终消失？红二十四军之谜似乎一个接着一个……

2011年5月初的一天，阳泉日报社杨鸿龙总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是计划安排我与其他几个同事去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解开红二十四军之谜，想听听我的意见。说真心话，当时我并不情愿。因为自己一直跑经济新闻报道，关于红二十四军的情况一无所知、茫无头绪；而且我从事经济报道刚进入正轨，正是得心应手、顺风顺水的时候。杨总编开导我说，年轻人应该多锻炼锻炼，才更有利于以后的成长……

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5月6日，报社邀请了本地文史专家、纪录片《一支红军阳泉来》的导演王伟，在单位会议室里为我们几个人“开动脑筋”。王伟导演曾经在纪录片中呈现了红二十四军从山西平定县起义到河北阜平县成立苏维埃政权、最后领导人中了国民党沈克部假投降的奸计而撤退的过程。王伟导演花了一下午时间，大致讲述了红二十四军创建的背景、意义和征战历程。由于是第一次听说“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的故事，大家难免听得一知半解、云里雾里。

看来，杨鸿龙总编的设想无可更改。面对“军令如山”，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2011年5月11日开始，与报社其他几位同事一起踏上了“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的里程，沿着红二十四军当年走过的路线，穿越苍莽的高山大川以及那些支离破碎的民间记忆，试图复原、完成大众对这支中国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的想象。一走就是三个月！

红二十四军是一支存在短暂的队伍，它如同一颗璀璨夺目的流星划过北中国的茫茫夜空，然后沉入宽厚无垠的天幕。由于存在短暂，我们不完全掌握他们具体的行军路线，更不知道它曾经生动鲜活的前世今生。或许那些躲在无言关隘里古老的自然村落，曾经洒下20世纪30年代“红星”照耀的微光……

1954年夏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以革命家的浪漫豪情写下《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20世纪兵荒马乱的漫长

岁月里，“知向谁边”与“换了人间”的诗句，总是令人心生无限感慨与想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红二十四军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的象征意义不可小觑。

作为红二十四军起义的策源地，山西平定县是必须经过的一关。出发当日，我们来到了这个因“文献名邦”而自豪的北方小城，开启了追寻红二十四军的寂寞旅程，试图掀开这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类似这样的采访追寻，联系当地宣传、史志部门必不可少，我们把这种做法戏称为“拜码头”。

之前，我们就与平定县史志办主任刘春生电话联系过，听说他刚从宁夏回来，好像还见过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的儿子。在刘春生的带领下，我们试图穿越走进 1931 年的北方小城，解密当年的红色故事。但在当日交谈的过程中，关于赫光后人和红二十四军的事情，刘春生所言甚少。

由于自己第一次接触红二十四军，相关资料和背景知识掌握甚少，更不用说吃透，所以在与刘春生的交谈中，也提不出什么更有价值的问题，这导致后来走了很多弯路。

平定属于红二十四军的起义之地，然而这么重要的位置，在我们的寻访行程中仅用了一天时间，出现了所谓的“眼底黑”现象，这是我后来才领悟过来的。在平定县寻访过程中，没有看到当地关于平定起义的任何历史记载，那么，这些细节是如何出来的？具体来龙去脉如何？我们一概不得而知。类似这样的“旧闻报道”必须在听人介绍的基础上并佐以史料记载，才能更加科学、理性、准确地还原出来。“平定兵变”成为我们这次寻访过程中的一根软肋，也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结。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2013 年的一天，一本珍贵资料意外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距离 2011 年“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过去了两年多。

说来话长，之前在太原某家出版社工作期间，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距离单位不远的南宫旧书市场淘书，购买收集一些自己喜欢的版本和书籍。南宫虽然说是个旧书市场，但说起它的影响力，或许会让文史界刮目相看。在这里，曾经出过在全国来说都算名头很响的人文学者，或者说，山西有不少学者就经常在这里淘宝修炼。

在这里，曾经出现过写出《寻找林徽因》《徐志摩传》《李健吾传》以及《张颌传》的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的“文坛刀客”韩石山，也曾经出现过被称为当代大学奇迹、专科生教书研究生的厦门大学教授、学者谢泳。这两位也一直是我个人读书、作文的楷模。他们在太原工作期间，时常光顾这里，甚至一麻袋一麻袋地不惜重金购买“旧货”，从中发现新的研究资料，打开新的研究视角。

留心这两位的人，肯定对谢泳的“杂书过眼录”系列不会陌生，他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和储安平及《观察》周刊的研究，在人文领域开创了新的天地，“一个人，一所大学，一本周刊”